



人权理事会

第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2012 年 3 月 16 日新加坡常驻代表致人权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参照自由国际提交作为人权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文件分发的书面陈述。在该陈述中，自由国际再次作出许多无中生有的无根据的指称，新加坡政府原先已加以反驳。各组织应对其行为负责，在提出任何主张之时，应核对事实。为着书面陈述读者，特别是人权理事会尊敬的成员和观察员，请允许我提供以下的澄清。

自由国际指控新加坡“一直严重限制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包括为执政党进行媒体审查”，是毫无根据的。新加坡宪法保障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与所有其他民主社会一样，这些自由不是绝对的。根据新加坡宪法，这些自由只能在对新加坡的安全或公共秩序所必需和有利的情况下依法加以限制。至于在其他重视法治的司法管辖领域，这些合法的限制的目的在于扼杀言论自由、集会或结社；限制自由的目的是，要在这些自由和广大市民的自由和权利之间取得平衡，以便他们能继续过他们的生活，而不受其阻碍和受这些活动的影响。

关注去年新加坡总选的人一定会看到咄咄逼人的竞选活动和不受约束当地媒体报道，包括对执政党的批评，以及许多参加选举政党所拥护的不同的政治平台。但是，自由国际指控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力量无法让它们自由表达其政策，我们对此感到困惑。

自由国际提到“新加坡当局不断骚扰和起诉徐顺全博士(Dr Chee Soon Juan)”，这种说法不正确。我国政府于 2009 年 12 月对 Amsterdam & Peroff 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加坡镇压政治自由的白皮书：反对党领袖徐顺全博士的案件》¹

¹ 可在 <http://app2.mlaw.gov.sg/News/tabid/204/Default.aspx?ItemId=447> 上查阅。

的答复对徐顺全博士的实际情况及随后触法的情况作了全面的说明。我们认为公开披露只能在一个成熟的环境中，据实以文明的方式作出。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制定诽谤和蔑视法庭的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扼杀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而是为了防范滥用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不只是新加坡的做法，其他英联邦司法领域、包括联合王国的判例法也有此惯例，新加坡继承了类似的法律遗产。

自由国际对内部安全法的指控表明它对该法和以及有关的国际人权法有所误解。首先，指控该法是用来“长期”监禁‘直言不讳活动家’是错误的。目前所有根据该法被拘留的人都是因为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被拘留的，他们的身份和案件均已公布。自由国际应提出自称根据该法被拘留的‘直言不讳活动家’的姓名，而不应进行无证据的粗暴的广泛指控。其次，与其他国家一样，新加坡承认在涉及安全的威胁方面，有没有简单的答案，标准的审判程序并不是最佳的解决办法。新加坡政府并不是唯一努力设法在国际人权法所允许的参数的范围内，对这些安全问题作出适当的反应的国家。许多国家还在标准的法律程序外，制定严厉的法律对付恐怖主义的祸害。同样，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是一部全面的、制度化的法律框架的一部分，它是有效地对付恐怖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暴力极端主义所必须的。框架制定了保障措施，包括由最高法院法官担任主席的一个咨询委员会的审查每一个拘留案件，以及新加坡总统拥有否决个人继续拘留的权力。

关于徐博士的“旅行禁令”，自由国际忽视他到海外旅行受到限制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未获解除破产的破产人的这一事实。根据新加坡的破产法，所有未获解除破产的人，并不只是徐博士，要到海外旅行均须向法定受让人申请，经批准才能旅行。像其他任何未获解除破产的破产人一样，徐博士可申请旅行许可证。这类申请要获考虑，破产人须与法定受让人合作，除其他事项外，定期对他或她的债务分期付款。迄今为止，徐博士没有对他破产债务还债。尽管这样，在2009年，徐博士还是基于体恤的理由被允许前往海外旅行，前往台湾，探访身患绝症的岳父。

陈贻宛(签名)
